



今日抚生村

抚

松

三

季

□曾红雨 文/摄

抚松县,位于长白山西坡腹地,域内遍布高山森林江河,风光绮丽。去年“十一”及今年年初,我先后两次到访,加上35年前的第一次,与此地有了不一样的系念。

### 早春

2024年七八月间,在翻看过去的工作照片时,惊觉,原来,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座小山村,印象最清晰的是“厚厚的杏花”和黄泥土坯房。

1990年早春,我刚参加工作不久,跟随部里一位资深同事去抚松县出差。我们俩坐了一夜绿皮火车,趴在茶几上半梦半醒眯着,一早下车时都面露憔悴。抚松县有关部门的同志开着一辆老旧的212吉普车来接我们,又开了一段山路才到达抚松县城。

此后几天,在抚松乡村采访,车经常在山路上盘旋,晕车的我数度被颠簸得七荤八素。还有一次,吉普车在拐弯时副驾驶车门“啪”地一声突然弹开,后面的人一把拽住我,车外就是悬崖,大家都惊出一身冷汗。

一天上午,我们几个人坐着铁板船渡过头道松花江,去河对岸的村子看看。下得船来,在岸边遇到一位老奶奶正在洗衣服,用的是棒槌。棒槌在当时已非常罕见,陪同的同志说,乡下年轻人早不这样洗衣服了。我好奇地借老奶奶的棒槌在石板上捶了几下衣服,水从衣物的缝隙中快速喷出,的确好用。记得那天河水清澈,阳光下波光粼粼。

我们顺着山坡往上走到村里,整个村子静悄悄,未见到人影。乡书记说,村里人大概都下地了,正是播种时节。又走了一段路,许多杏花扑面而来,掩映在黄泥土房间,淡粉色搭配土黄色,好多鸟儿在树枝间跳来跳去,一直鸣叫。当地一位摄影爱好者说:“这儿的杏花年年都开得旺盛,今年尤其‘厚’,大概是欢迎你们吧!”“厚”在这里作形容词,很生动。

只不过,这个小山村叫什么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了。通过朋友的朋友,终于联系上故人——当年陪同我们采访的一位大哥。大哥看了我提供的照片,认为应该是抚生村,然后又联系上抚生村村干部,确认是此地无误。

### 仲秋

于是,2024年“十一”期间,我从长春自驾来到抚生村。当年坐了一夜火车到抚松县,现在开车3小时就到了抚生村。进村要经过一座桥,桥头刻印“抚生松花江大桥,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立”,也就是说,抚生村民们是在21年前的国庆之际不用再坐船渡江出行了。

过桥左转,几百米就到了村委会。节日期间,大门紧锁,站在村委会门前打量眼前的村庄。根据之前的了解,我知道抚生村现在户籍人口384人,常住人口183人,整村面积8平方公里。这座名副其实的村小村庄夹在两山之间,头道松花江,一条高速公路以及一条乡道在两山夹峙间交叉穿过。群山翠郁,江水潺潺。

沿着铺设太阳能路灯的水泥路往村里走,一水砖瓦房,白墙红顶,脑海里的印记荡然无存。家家户户门前挂着一串一串的玉米,整洁、文明、致富、五星,每户得星都不一样。

遇到一位采野菜归来的姐妹,聊了一会,她说建桥前她们去县里得坐船过河,然后翻过对面的山才能到县城,需要一个多小时,现在坐车不到半小时,这个农副产品的都很便利。

接着往坡上走,村庄还像当年那么安静,所幸遇到一位健谈的大哥。他说,30几年前村里的确有不少杏树,他家也种了,后来经济效益不好,就都放弃了,现在他家主要种玉米。“你别往上面走了,没有杏树了,到我家里看看吧!”大哥家的院子很大,停着3台不同型号拖拉机。“我是屯子里的老户,太爷爷从山东逃荒过来的。我种了20多年大苞米了,现在一共种80亩地。儿子还有一台钩机,加上3台拖拉机总共花了40多万元,政府还给了一些补贴。”看着大哥家宽敞的砖房,我提起当年的黄泥茅草房印象,他说:“山沟里,那时候穷啊!现在村子里一间土房都没有了。”我又夸奖大

哥家干净清爽,他笑了:“你别看我穿得埋汰的,厨房可不能埋汰,黏咕抓得我受不了。我跟你讲,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,勤快人他永远饿不着,勤劳的人多种粮,多挣钱,还给国家做贡献。干活不屈。懒人不行,他堕落,人家挣钱他待着,除非是天灾病业的没办法。反正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,家产都给两个孙子留着吧。也有缺憾,今年西瓜效益好,可惜我没种,哪能事儿几中意,对不对?”

唠了将近半小时,向挽留我们吃午饭的大哥告别:“还要去331国道看看。”“331,我知道啊,最美公路嘛。去看看吧,咱这哪儿都好看!”

又开车几十分钟后,来到位于331国道附近的“中国传统村落”漫江镇锦江木屋村,东北地区仅存的一处传承性满族木屋村。村落位于大山之中,最早形成于清代,世代相传了300多年。村里至今保存着50多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、全部用圆木构建的房屋,它们只经过锯、镑、斧简单修理,垒垛形成,有的房子外面抹着厚厚的黄泥。在抚生村没有见到黄泥房,在这里看到了。村庄被漫山红黄绿树叶包围,蓝天掩映下色彩斑斓。游人众多,熙熙攘攘,饭店里更是人声鼎沸。尤其喜悦的是,村子里至今还生活着十几户人家,是一座有呼吸的、活着的古村落。

在抚松那几天时间,一直秋高气爽,只在一天清晨看到了烟岚云岫。空气中始终有好闻的草木味道,五花山晕染着秋之江水,加上不时闪过的金灿灿的庄稼地以及一片片蓝色、黑色、黄色人参大棚在阳光下折射光泽。不止一次停车路边,向林深处、山脚边、江水畔走去、驻足,暖阳高照,温和爽飒:“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,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……”

### 隆冬

几个月后,机会再次来临。深冬时节,又一次公出到抚松,这一次是沿吉线G331从临江出发,到达抚松县的第一站便是锦江木屋村。

站在村口观望坡下坡上那些木屋,当然还有黄泥房子,白雪盖盖,蓝天如洗,空气沁凉,因之雪白,一切色彩反而更加明艳。有几座房屋的烟囱正炊烟袅袅,那些烟囱,有些年代久远,是整棵成年的腐败树桩掏空做成,干透了的斑驳树皮让人不禁去抚摸它的纹理。村里游人不是很多,遇到两个从银川自驾过来的年轻人,西北到东北,他们开了24小时。他们讲,第一站就来木屋村了,一会儿入住附近民宿,然后滑雪、上长白山,准备在这里住一周。

景区门口有一家天煎饼铺,去年来时就有印象,因为排队的人挺多,今次特意驻足观望。屋里除了女老板只有一个顾客,他在商量:“你给我摊一张就行,就一张!”老板笑答:“我得回家了,还有事呢!”“就一张,就一张!”老板拗不过,重新点燃炉火,边忙活边强调:“只能一张啊,起早调好的面糊卖光了。”烟雾飘起,当热腾腾、黄澄澄的煎饼递到顾客手里,站在门口的我都闻到了谷物特有的甜香。

从木屋村出来,一行人来到不远处的一家客栈,登上二楼露台,远眺长白山主峰。白雪覆盖的主峰离我们40多公里远,空气干净得近乎透彻,主峰清晰度极高,同伴手表上显示此地海拔1125米。天上有丝丝白云闲荡,微风轻抚,客栈房顶不时飘下细密雪花,落到头上身上,纷纷扬扬在眼前。一对深圳来的父子在拍照,穿得有点单薄,我询问,是否带厚衣服了?爸爸说,带了,他们刚到,孩子妈妈在办理入住,爷俩看到露台上的风光赶紧出来了。又问,接下来行程怎么安排。答曰,一会儿去木屋村,明天滑雪,后天去人参大市场,接下来上山,如果看不到天池就多住几天。和那对宁夏小情

侣异曲同工。

抚松出差行程紧张,挤出时间再去抚生村了。不过,我心里知道,车外不停闪过的那些村落,大多位于群山怀抱、河谷之地,民居屋顶红蓝交错,白墙素净,村庄积雪轻覆,散淡安闲,它们的景致与抚生村应该相似。

在抚松还吃到了人参鸡、人参蛋。特意去后厨向师傅请教,师傅拿出几个鸡蛋给我看,外表与普通鸡蛋没有区别,“用人参碎渣泡水喂养的鸡下的蛋”,营养成分一定有所不同,还看到几只收拾妥当的人参鸡挂在院墙栅栏上。新奇,长白山珍宝让人心中不免有非同寻常的期待。

吃饭时,我将在木屋村煎饼铺看到的情景讲给当地同行听,她说,那家煎饼的确好吃,我们想买得提前预订。抚松杂粮煎饼品种多,各有各的绝招,味道都有自己的特点,有的鲜香薄脆,放凉后韧劲十足,有的绵软甜淡,入口即化。不管怎样,都最好现烙现吃,闻一下,香,吃一口,甜、脆、筋道,又饱腹又低碳。她还给我科普,摊煎饼那个专用工具叫鏊子,用生铁铸造,中心稍凸,平面圆形,下有三足。鏊子越重越好,有的达到七八十斤,因为越重的鏊子表面越厚,即使火候较大也不会摊糊煎饼。

三次抚松行,季节不同,时间跨度大,但空气中始终有一种温润之气,尤其是刚刚去过的凛冬时节,感觉风不曾刺骨,雪甚至不太凉。这是因为抚松不仅森林资源丰富,水资源亦盛大,它坐拥松花江源,境内有头道松花江、松江河和二道松花江三大水系。头道松花江由南北两股河流汇聚而成,北股发源于长白山主峰南麓,坡陡流急,称为锦江(以往称紧江);南股发源于抚松县漫江镇望天鹅峰北麓,坡度较缓,称为漫江(以往称慢江),是头道松花江的主源。锦江波涛澎湃,漫江水波不兴。两条江优美的名字意境浓郁,最终在抚松县漫江镇相遇。

长白山庇护,松花江滋养,抚松各种自然资源异常丰富,包括人参、矿泉水、动植物等等,近些年,又有了331国道的加持,真的是一片备受眷顾的沃土。临别时,新结识的年轻朋友对我说:“欢迎再来抚松啊。”“一定的。”我回答。必须再来,毕竟,盛夏时节还没有来过,毕竟,新出炉的煎饼还没有品尝过。



木屋村之秋



木屋村之冬



1865年,即清同治四年,农历十二月十九日,刘建封生于山东省安丘县临渚镇芝泮村。他家祖籍山东诸城逢戈庄,为清朝宰相刘墉的后裔。他祖父为其取名建封,字炯阶,他自号芝叟、疯道人、天池钓叟等。辛亥革命爆发时,刘建封响应起义,改名刘大同,有“南有孙中山,北有刘大同”之誉,是杰出的政治家、民主革命家、诗人、收藏家、书画家。

“愿看白山真面目,乞晴还得拜龙君”。1908年,即清光绪三十四年,刘建封因“有长白设治张守凤台、李牧廷玉之约”来到临江,“奉钦差大臣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委”任勘界委员,“勘奉吉两省界线兼查长白山三江之源”,诸同事共推其为领袖。

此时,正面临俄国和日本等国趁清末国力羸弱之机,觊觎东北疆土,以种种借口妄图侵略吞并的危难关头。徐世昌为保国土,实施“设官分职”策略,进行奉吉两省勘界并兼查长白山三江之源,其目的就是要厘清与邻国边界,以便实行“设官分职”。

刘建封认为:“长白山,原系我朝发祥之地……朝廷所注意,督帅所留心,国民所关切。”“如不调查详确,恐负此行。”是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,刘建封领着许中书、刘寿彭等官员,带着测绘生5人,队兵16人,携带观测及摄影器材,自临江束装就道,同赴岗后,逐处履勘。刘建封“详查地势,参以舆论,因与刘令寿彭等面议,此次同奉师谕勘界,理应求一天然界址,方觉不负委任,切勿稍存此疆彼界之心,众皆赴之。于是方针已定,西以头道花园河为起点,东以红旗河尾闾为正点,南至团头山,北至松花江之下西江口,东西长约六百余里,南北阔约三百六十里,奉吉两省以水为界,均经分班详勘,择其山径冲要之处,悬书界牌,聊尽职务,无一怠者。”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临天池,直至八月中秋方返回临江。刘建封为天池十六座奇峰命名曰:白云、冠冕、白头、三奇、天豁、芝盘、玉柱、梯云、卧虎、孤隼、华盖、铁壁、龙门、观日、锦屏、紫霞,并在避风石上刻有六字曰:“天池钓叟到此。”

“辽东第一佳山水,留到于今我命名。”刘建封的著作在长白山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,被誉为长白山文化之光。“白山有幸知己,坠马河边死又生”。在艰苦的履勘调查中,刘建封写下了长达128句的写景抒情诗《白山纪咏》,以诗记事,留下了长白山开拓之初的边疆状况和风土人情。“天池既许刘郎到,应倩麻姑痒处搔”。刘建封一生写诗逾万首,具有以诗记事、以诗记史的鲜明特点,诗作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写照,真挚表达了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。

1909年12月20日,清廷设治安图县,选址在娘娘库设治,即今安图县松山镇,以安定边陲、保护图们江界,故定县名安图,属奉天省长白府管辖。由于刘建封是“谄练边情、勤查耐苦之员”,清廷奏准其补“边绝要缺”,任安图县设治委员,1910年任命署理县衙政务,1911年正式委任刘建封为安图县令。

刘建封上任伊始,为开发安图提出《筹办边防善后十策》,即:占江权、驻工兵、捷交通、崇府体、励边吏、辟荒微、通银币、储需饷、扩学警。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批示:“具见才识胜人”,“仰即照所议,次第认真筹办”。

刘建封从辽宁海龙府凤凰厅移民旗人近百户,又以优厚条件吸引山东农民前后约200户到安图垦殖,放荒4万余公顷,发展农业生产;筹措白银3万两,创办森林警察、组建营林所,创设林政局,保护开发林业资源;组织民工开辟红旗河道,打通延吉水路,开通县府娘娘库至抚松县的官道,建造连通奉吉两省官道的月牙桥;办学堂、建劝学所,开化县民;建商务所,推动往来贸易;设邮政所,连通外部世界;全面实施“山林官有、开路兴商、移民放垦、扩警靖边、创办学堂”的施政方略,励精图治,政声显赫。由于地处边陲,筹款不易,刘建封不惜卖掉山东诸城的祖业来筹集安图建设的急需资费,使安图百姓“数年生聚,皆得温饱,其勤俭者,且称小康焉”。

1911年,刘建封主持监修县志,由吴元端编纂,至年末修编完成了一函六册约16万字的首部官修《安图县志》,此时安图建县尚不足两年。这部志书体例严谨,图、表、考、志、传、记、略等安排分工甚为得体,内容丰富而且特点突出,其中的会总表、垦务志、迁旗志、金匪记、归化记、会防记、匪乱记、设治记等篇目,都是具有宝贵史料价值的佳作,这部志书还收录了许多历史文献。《安图县志》成为研究长白山文化的重要志书之一。

1911年,刘建封带队摄制的《长白山灵迹全影》、绘制的《长白山江岗全图》也相继汇编成书。其中“灵迹全影”收入的“避风石”照片记载:“戊申夏,天池钓叟到此,乙酉秋再到,庚戌秋三到。”3年中,刘建封带队3次登临长白山天池,披荆斩棘、攀岩拓路、驱虎击熊、穿林登顶,一路摄影绘图、随时详尽笔录,改变了以往“凭空结想,足不跻长白山之巅,目不览江河之派,大抵如盲者论日,聋者之说钟”的情形,留下了访查详切、指正确凿的重要官方报告和《长白山江岗志略》等著作,为后人留下了长白山区国防、地理、名胜、特产、动植物、民俗等弥足珍贵的史料。

1908年,面对日寇无理挑起的争端,刘建封撰写《间岛辨》,声援吴禄贞等爱国将领。1905年,刘建封秘密加入兴中会,立志推翻清廷,创建共和国体。1911年,辛亥革命爆发,刘建封积极响应革命,改名刘大同,通电中外,举行起义,建立大同共和国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闻讯大惊,急派奉天省军赴安图镇压,刘建封毫不畏惧,组织义军千余人在牡丹岭与清军激战,获得胜利。“逐寇白山陲,我军酣战时。半天大风起,犹闻征马嘶。鼓鼙声未歇,血带雪花飞”。一首《击贼遇雪》,记录了“辛亥安图起义败败军于牡丹岭”的沙场景象。1912年春,赵尔巽再度派出重兵镇压,起义失败。刘建封避难到奉天,后辗转去了日本。

《光宣小记》写道:“及辛亥革命,刘竟举旗于白山,其名拟曰大同共和国,通告中外,闻者为之一惊,卒以无后继,为省军所败,刘亦南走。此一建国小史,实在民国成立之先。”刘建封在日本追随孙中山,奔走二次革命。1914年,刘大同任中华革命党东三省支部长,南撤北马,出生入死。他在诗中写道:“波涛瞬息震五洲,管他东亚与西欧。一生平地如雷起,想是天公蹴鞠球。”

1933年,日本侵略者以帮助刘建封借款2000万元法币为条件,诱惑他承认“满洲国”。他写诗明志:“冰魂真果本天赋,玉骨从来喜雪培。秘语群芳花姊妹,人无气节是凡材。”1915年离开后再未回东北,“海内皆兄弟,辽东做主人”,刘建封对东北这片神山圣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。

刘建封自述写道:“予为政治革命,垂四十年,其间抄家二次,引渡二次,通缉七次,悬赏逮捕三次,监视二次,驱逐三次,受审十一次,艰险备经,屡濒于殆。”作为民主革命家,他不仅自己改名为刘大同,而且给3个孙子取名“平民、平权、平等”。

刘建封晚年寓居济南大明湖百花洲五间房,早起湖边散步,兴至写梅数枝,拉杂题词,晚则煮芝汤,烹湖鲫,口占歌,赋新诗,但仍关注时局,支持革命。1949年,在与专程来天津看望他的李济深夫妇晤面时,他感慨万千地写道:“人人盼共和,徒唤莫奈何。今日新成立,我先击壤歌。”为国家的新生欢欣鼓舞。1952年,刘建封在济南逝世,享年87岁。

## 刘建封与长白山

□安学斌